

睡意遺失在枕邊 ■ 菊子

瀛苑副刊

夜，很深，深到和白晝僅一線之隔。在這樣一個日與月即將碰面的時分，翻來覆去，早已沉睡了的世界，在身旁輕緩平穩的呼吸著。

清晨四點半，我醒著。從我跳上床到現在為止，已經掙扎了近六個小時，卻仍得不到睡神的眷顧，只好兀自在一片黑暗中發呆，像個傻子。車行聲自遠而近，將一片寂靜給劃開了一道痕跡，只是過不久便又淡去；像是人的記憶一般。

大腦跟身體，似乎快宣告分家了，眼皮已是無力再提起，腦神經的運轉速度卻是一圈快過一圈。我敢打賭，說不定再一會兒便可以聽到因腦細胞運行過快而產生的噪音，也許，我的頭頂已經開始冒煙了也說不定……。

隨手開了床邊的音響，企圖讓輕柔的音樂鎮定我那突然瘋了似的腦神經。輕輕的古典樂音算是我的摯愛，可此刻卻難以想起，上次在這樣深的夜裡盈逸著這樣的樂音是在什麼時候，只能依稀記得，總會有一壺熱茶與一本書在身邊。

一個大翻身的下了床，在幾聲轟然巨響後挖出了一堆照片，懶得翻開，只是將它們散置在床上，像是那一段段的美，好，圍繞在身旁。喜歡回憶的感覺，知道自己的腦細胞中刻著那麼一大堆好玩或不好玩的人事物，是件挺不錯的事哩！

撥弄著一根根的思緒，像是撥弄著琴弦一般。在這樣的一個夜裡，可以聽見我的胡思亂想和音響中傳來的樂聲相繞

成一種奇特的曲音。於是，順著回憶的聲音，飄回那遙遠而模糊的過去，依稀可以聞到那青青的草香，隱約可以聽見陣陣的笑語……彷彿一切都浮動了起來。我想，我聽見了自己滿足的嘆息。

一點點的快樂，就足以讓我感到幸福。於是，攀著這一份感動，思緒漸漸棲息了下來。同與世界入了夢，夢裡，有著耀眼的顏色、悅耳的聲音以及所思念的人們。